

二十一、歐美遊化的經歷

歐美之遊化，十四年的集團出遊籌備停頓後，十五年個人抵星洲，亦因病折回。雖創辦上海之法苑，又接管南普陀寺佛學院，但十六年仍為個人出洋之預備。夏間，已收得楊性塵居士捐助五千元，南普陀寺誦經移動二千元。中秋前，蔣總司令暫回故里，以聞黃膺白先生稱述，電杭州公安局長某，邀我赴奉化晤談。我抵溪口公館，由何君翼龍之招待，登雪竇山與蔣公初次相會見。翌日，長談，蔣公擬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時，把陽明學和佛學作一番研究。偕我及吳禮卿、張文白兩君同遊千丈崖下，與寺僧規劃建橋築路和修理飛雪亭、妙高台等工程，興致甚高。當晚，有一美國人來謁；談後，蔣公趣向上似有了遷變。中秋的早晨，美國人辭去後，我亦辭行；但蔣公約我同到溪口過節，下午乃偕吳張二君等下山，路經蔣母墓菴暫停，轉至溪口文昌閣。閣上蔣公藏書頗富，山水尤占形勝。晚餐畢，團坐賞月。蔣公集親友，請我為講心經大意。我次日返甬，致函申謝，並告以欲赴歐美考察遊歷。蔣公旋過滬、東渡扶桑。過滬時，囑陳君果夫以三千元贈余，作歐、美遊費，其時，德國福朗福特大學衛禮賢教授組設中國學院，亦來函聘余為院董，請往講學。

余遂著自由史觀並撰其他講稿，請人翻譯成英文。十七年春間，蔣公蒞杭訪余於靈隱寺，同攝影多幀，蔣公訂出洋前再一晤談。但余所約隨行的譯人，屢有改變。夏初，住滬醫病時，始決定鄭太朴，並有趙君壽人及鄭君之女學生鄧名芳，附件同行。遂籌辦護照簽字，購定農曆六月二十外之法郵安特雷明艙位。時余風痛雖未痊愈，已可行動如常。六月初，蔣公暫由北伐前線返京，余電告行期。承函託周枕琴先生親至余所寓普陀山報本堂下院，邀去南京晤敘。報本堂瑩照和尚陪余抵京，寓毗盧寺，蔣公派張希騫副官長來寺招待，遂謁於總司令部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亦出相見。蔣公數日後，又招遊湯山。旋再出發前線，派張副官長送余旅京費三百元，余移捐作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經費。將國內的後援，布置妥當，回滬招鄭太朴等同寓滄洲飯店，籌備上船。

十四年冬，在東京晤德國大使李爾夫與德國教授俾支沙，已向德方宣達我將遊歐洲消息。十五年夏，在北京，英國女佛徒克蘭佩等，奧國佛徒林肯（後出家即照空），分別為作書介紹歐美佛徒或佛學研究者。蔡子民先生為介紹英法時哲羅素、柏格森，張君勳先生為介紹德國杜里舒及倭鑑學會，胡適之先生亦為邀上對東方文化有興趣的英德友人，蔬食談學，有所介紹；而程演先生方自巴黎返，曾在巴黎組東方學會，並擬發起亞細亞大學，約余為會員及大學籌備委員，函巴黎各會員對余力任招待。又因鄭君太朴同濟大學德國

某教授，介紹柏林民族文化館萊辛博士等。動程前，張君勳、王一亭、黃警頑諸先生在滄洲飯店邀宴滬上中西士女數百人，開盛大歡送會，並在時報出特刊宣揚其事。凡是，皆深可感銘者！出國後之經過，略見寰遊記所載。